

## 胡言賈語

### No! Politics! - 賈不平

#### 我討厭政治。

從出生到死亡，我往往不知情就將自己交付給政治，任由一群面目模糊、與己無尤的傢伙釐定生命的質量。剛出生的嬰兒必須取得出生證明，以確定他或她的「公民」身份。及至入學年齡，孩童即被驅趕入學接受一套不怎麼符合天性的規條，還得活剝生吞的咽下既定的價值與觀點。一旦談婚論嫁，雙方必須仰賴當局認可，以取得種種社會保障的福利。終於呼出最後一口氣，家屬還得申請死亡證，好替死者終結此間的權利與義務，從此移居彼岸。

爲了抵擋外來干預，我試圖築起維護個體自由自主的城樓。家中不設電視、也不訂報，免除政治人物大放厥詞的污染。在學校教書，我懶理什麼目標爲本教學、全人發展、兩文三語等規條，盡量按著自己對學生的理解授課。即使生病，我執意投向另類療法，謝絕醫療體制的擺布。爲求遠離政治，我以非「禮」勿言、非「禮」勿視、非「禮」勿聽的態度討生活。

這是懦夫的謊言。但是謊言卻讓我偷得片刻安寧，何樂而不爲？想不到轟然一聲巨響，這笨拙的謊言瞬間潰敗，潰敗得一絲不掛、毫無顏面。

這聲巨響來自在曼徹斯特亞洲三年展，香港藝術家梁志和的作品 - Untitled (Love for Sale)。作品由不相干的組件 - 1996年6月16日《英文虎報》頭版影像蝕刻成的鋁板、Free Trade Hall演奏廳的燈箱照片、還有金幣按鈕等牽引出一連串剪不斷理還亂的懷想。

甫一觸及按鈕，燈箱赫然照出演奏廳空無一人，彷彿表演聲光消散，一切盡歸寂滅。緣起緣滅的諸般因由原是說不清楚的。Free Trade Hall是當年曼城的炙手可熱的演唱場地，搖滾樂歌手Bob Dylan、爵士樂天后Ella Fitzgerald、甚至鼓吹顛覆反動的PUNK樂隊Sex Pistols等也曾在此以其音樂技藝塑造英倫流行文化的面貌。早在十九世紀，大文豪狄更斯(Charles Dickens)曾在此處粉墨登場、政治家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也在此發表《一個國家》的演說，影響著保守黨百多年的立場。俱往矣！1997年，Free Trade Hall由地產發展商收購，並改建成一家五星級豪華酒店。金錢的考量抹去了往昔風流人物的印記。Free Trade Hall誰屬？地產商？曼城的民衆？許是酒店的消費者吧？

光影明滅，燈箱表面若隱若現的閃出「No politics today」。2013年11月13日，台灣女歌手張懸在曼徹斯特大學演唱時，接過歌迷手拿的國旗，揚起青天白日滿地紅，卻惹來現場中國留學生輕斥：「No politics today」。張懸認爲這面旗幟不過代表她來自的地方，但有些觀眾卻從旗子聯想到國家主權的爭議。一旦依附政治標籤，人或是在群體中找到歸屬，卻難免墮入政權體面、意識形態的迷陣。

今天不談政治？且看1996年6月16日的頭條新聞：揚帆出海遇風暴兩人失蹤、八仙嶺山火倖存者出院、專家指回歸將引發移民潮、愛爾蘭共和軍在曼城市中心發動炸彈襲擊，200多人受傷、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堅稱與港督合作無間、爵士樂天后Ella Fitzgerald家中逝世...當年香港正忐忑不安，時而困惑於中、英雙方對九七過渡的安排、時而憂慮日後自由與法治的變質，要麼擁抱「明天會更好」的承諾。彼時曼城卻飽受經濟衰退與暴力襲擊的糾纏，一面重整公營服務，引入資本企業的運作模式帶動城市發展；另一面冷靜審視政治爭端的創傷。那時香港困於未來的陰霾無法自主，而曼城卻急著縫合當下的傷口。生活在同一天空下，兩地人面對的掙扎大不相同。究竟彼此有什麼牽繫？

嘎吱...轟轟隆隆、轟隆轟隆...雷霆震動似的巨響搖撼著展廳，也氣虎虎的撲向觀眾，似要自腦海深處炸開新天新地。我呆在當場，身體似被翻天驚濤



壓入海底，聲浪的凶蠻更使得手足完全不聽使喚，耳朵也無法確認聲響的方向。好不容易，我緩過一口氣來，耳畔又沁出嫋嫋如縷的音調：

Love for sale, appetizing young love for sale  
Love that's fresh and still unspoiled  
Love that's only slightly soiled, love for sale  
Who will buy? Who would like to sample my supply?  
Who's prepared to pay the price, for a trip to paradise?

Ella Fitzgerald滄桑溫厚的聲音，不無戲謔的唱道：愛情大特賣，誰願意嘗一口鮮嫩的愛情，往天堂走一趟？開個價錢吧！藝術家倒也幽默。假若愛情可以隨意販賣，還有什麼東西無法定價？歷史古蹟可以出售，人命可以轉換成談判桌上的籌碼，而城市的未來當然也是政客生意往還的資本。

我轉身走入另一展廳，只見鐵纜裝置把層層疊疊的報紙拉曳成一道頂天立地的樑柱。原來金幣按鈕所觸發的，不單是燈箱的亮光，還有報紙柱一倒一拉的機關與爵士樂的曼音。藝術家梁志和以頭版新聞、照片燈箱與文字扯出千頭萬緒，纏繞成絲絲入扣又如影似魅的羅網。這些物事本來各不相干，藝術家卻將事物似有還無的關連重現。那可不是什麼全球發展的網絡，而是更爲根本的連結 — 人類的共同命運 — 個體不由自主的被政治、政策又或權力的迷思牽引著，無從置身度外。

怪不得梁志和採用刻有佐治屠龍的紀念金幣作按鈕。傳說羅馬將軍佐治擊殺惡龍，救了被擄走的公主，使得城堡上下免於惡龍的烈燄。佐治致命的一劍觸動了邪不能勝正，勇氣勝過厄困的信念。他被視爲守護英格蘭的聖者，代表著保護弱小，不畏強權的英勇。諷刺的是，觀眾按下這英勇的信物，它卻不再重申信念與希望，反而揭穿了人自以爲事事在握，竟然落入政治的羅網而不得自主的無奈。

不知爲何，我腦海裡依然湧起一浪又一浪轟轟巨響。這像是似曾相識的悲嘆。許是曼城購物地帶爆出炸彈，玻璃碎片滿天四射時，一家老少無助的呼喊？抑或是Free Trade Hall的歷史幽靈哀求「別忘記我」的哭訴？還是九七前後，移民家庭咬緊牙根適應新生活的低吟。哭號、嘶喊與悲鳴鑄成報紙新聞，刻劃出政治漩渦之中，人如何妥協、爭持、反抗。

仔細體味，梁志和所策劃的撼動其實是更幽微、更深刻的省思。無論察覺與否，政治的魅影如已滲透至生活每一神經末梢，人根本無可逃遁。即使假裝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一國一城的政治仍然混淆視聽，以無恥的謊言褫奪人的尊嚴。這無關乎政府經由民主選舉，抑或不爲多數公民所認可。當國家妄顧公義，對外發動戰爭、搶掠他族的資源，以強凌弱的罪責如何能不沾污國民？當政府黑白不分，以種族、膚色、性別、宗教、語言或政見等理由殘害異己，公民又如何免於助紂爲虐的罪疚？當政府無視過去，以聲色取代藝術、以經濟發展抹殺文化的累積、以空洞的大敘述洗劫一地的歷史，誰又能撇除「文化淺薄」的侮辱？假若我們容讓政治待人以暴力、貪婪或卑劣，人又何以爲人？

目睹報紙柱一次又一次砰然崩塌，迴響掃蕩偌大的展廳。強烈的羞恥灼灼刺痛著全身，大企業、極端主義、專權壓制、家國神話...統統張開血口侵襲過來。我那可笑可憐的謊言竟然投射出自由自在的幻覺，麻痺思考細胞，任由黑白不分的論調磨滅信念與原則。一響間，我醒悟討厭政治並不是逃避的藉口。正因爲政治惹人討厭，我更必須清晰辨明黑白是非，拒絕助長政治的不義、盲目與無知。